

● 本书献给每一个进出围城内外的人 ●

吕明辉 / 著

不想 浪漫

DON'T
BE
ROMANTIC

爱情开始时，可以有所选择，
但爱情结束时，就无可选择了。

A man has a choice to begin love,
but not to end 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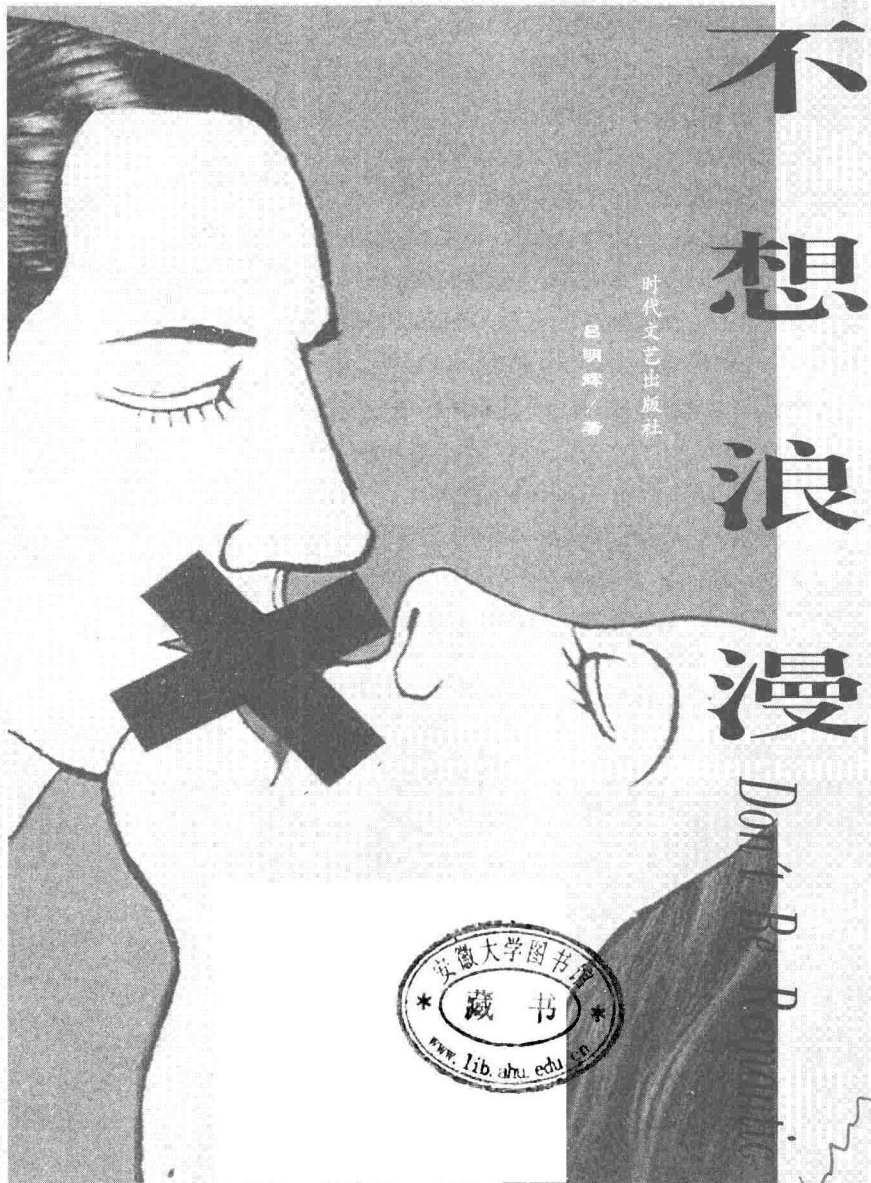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不想浪漫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巴明辉 / 著



485219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想结婚/叶的所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4. (10月)

ISBN 7-5387-0913-4

I. 不…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1677号

不想结婚

作者：叶 的 著

责任编辑：李 娜

责任校对：赵 冰

责任印制：张华忠

装帧设计：老 象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3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行：新华书店长春都益书局

印刷：吉林省爱克特印刷厂

开本：880×1250毫米 1/32

字数：290千字

印张：12

版次：200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次：2004年3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印数：2001-8000册

书号：ISBN 7-5387-0913-4/I·871

定价：25.00元

前 章

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写出长篇小说，也没想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会畅销。

其实应该想到。因为这部长篇小说毕竟触及了当今社会一根极其敏感的神经——婚外恋。

人世间最复杂的就是感情。男女之间的感情复杂，而婚外男女之间的感情就更复杂了，传统的道德谴责这种感情，但这种感情从古到今毕竟存在，而且越来越普遍地存在，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种感情的讨论。

小说本身也是一种讨论——是用文学的、形象的形式，在读者心中展开一场不见面的讨论。

对婚外恋的讨论，只能有3种结论：赞成、否定或者无所谓。

不管哪种结论，人们都必须承认这样一种现实：越来越多的男人女人面临了婚外恋的诱惑。只不过有人承认有人不承认，有人在心里承认在口头上不承认，有人能回避有人不能回避，有人有机会有人没有机会，有人有自制力有人没有自制力，有人能自拔有人不能自拔……

用“诱惑”这个词来形容婚外恋是准确的，因为婚外恋的魅力和危险同时存在。说有魅力是因为它可以



使你体验到并非人人都可以体验的、人世间最复杂的感情经历。说危险是因为它可能使你身败名裂、众叛亲离甚至家破人亡。

面对诱惑必然产生困惑，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付面临的诱惑？

科学家说，地球在始终不停地向6个方向运动：以时速1609公里的速度自转；以每秒28.926公里的速度绕太阳公转；以23.5度的倾斜度上下摆动；与太阳系的其他星球一起向北方疾驶；做为银河系的一员，与其他星系的星球一起以每秒钟289.62公里的速度绕银河系旋转；与亿万颗星球同时以惊人的速度在无边无际的太空漫游着，航向一个我们未知的方向……

我们做为小小地球上的小小凡人，实在是浩淼无垠的宇宙间的沧海一粟，无法预料地球带着我们是走向幸福的彼岸？还是走向灾难的深渊？无法预料地球的这6种运动将使人的生活环境和人的本性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就由它转去好了。

我的这部小说出版前先在全国几个大城市的报纸连载，不少热心的读者纷纷来信，询问书中的主人公景清出狱以后的生活，以及梅娘如何面对曾经非常爱她但又要谋杀她的情人景清，还有素馨得知景清出狱后是否会同他复婚等等。为此有些朋友劝我写本书的续集。虽然我深知写续集往往是“狗尾续貂”，但为了报答读者的关心和厚爱，我还是写了，并把续集定名为《没有平静》。

希望续集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没想到的……

引 子

一觉醒来，我一下子没有想起自己是在哪儿？

左右看看，便看到了天棚上昏暗的小灯泡，灰暗的墙壁，紧锁的牢门，还有那紧紧盯着我的四双眼睛。这使我想起了自己是在监狱的死囚室里。那四个犯人奉命24小时看着我，怕我自杀，因为我是死刑犯。

心里顿时又感觉被一团茅草塞得满满的了。

我活动一下身子，手铐和脚镣便发出一阵阵的“哗啦”声，这使我想起电视连续剧《红岩》里许云峰在刑场上的形象。但是马上又苦笑了一下，我怎么能和许云峰比，人家是革命英雄，我是杀人犯，一个为了女人而杀人的死刑犯。

是的，初审已经结束了。送给我的判决书上清楚地写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xx款第xx条，判处杀人犯景清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如不服本判决，可在15日内向上级法院上诉”。

我不服，上诉了上级法院，但是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我有杀人动机，有现场证据，有我自己的亲口供词，有目击证人的证词，上诉只是做最后的、徒劳的挣扎。一旦上诉失败，死刑将立即执行。

“我要见管教。”我对看守我那四个犯人说。

四个奉命看着我的犯人都没动。



我又说了一遍。

四个犯人当中年纪最大的老徐头儿犹豫了一下，起身到门口敲门报告去了。在监狱这段时间里，犯人中老徐头儿对我最好。

监舍铁门小窗口打开了，露出罗管教的脸。这位年轻的管教有一张白白净净的娃娃脸。这张脸不像是管教的脸，倒像是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脸。在我的印象里管教的脸应该是满脸横肉，长满细铁丝般的络腮胡子。

“报告政府，0379号要求见管教。”老徐头儿说完，闪开身子，使罗管教可以看见我。

“可以给我一本稿纸，一支钢笔或者铅笔吗？”我说。

那张娃娃脸上显然出现了一丝不解。“交代材料不是已经写完了吗？”

“我还要写点别的什么？比如说，遗书……”

到写遗书的时候了，这是此时此刻杀人犯惟一能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事情。我知道等待杀人犯的是什
么：是一长串闪着红灯响着警笛的警车，是一片黑压压的围观人群，还有郊区野外荒凉空旷的刑场，一队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端着枪瞄着我，当刑场指挥员的小红旗一落，其中的一个神枪手武装警察就开枪了，我会感到沉闷的一击，就像有人用铁棒猛击我的后脑勺，然后扑倒在已经为我挖好的坑里……接着，第二天的地方报纸就会以冲栏标题登出《婚外情恋生出一起谋杀案，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一条罪恶的生命》，也许还会配发一张我生前照片，不少认识我的人就会指着照片说：瞧，这人就是景清，景清这人，有才，啧啧，只可惜栽在女人手里了……



结果就是这样。我现在关心的不是中院复审的结果,而是在中院判决下来前这十几天里要干些什么?

于是我想到了写遗书。

我不是要写一般的遗书,那种对妻子对儿子对家庭对财产的遗书10分钟就写完了。我要写的是特殊的遗书,可以叫感情的遗书,或叫人生的遗书,在这份特殊的遗书中我要把我的那段故事写出来,留给梅娘,留给肖望星,留给石心繁,留给邢夷,留给素馨,留给世上正在互相爱着,或者已经互相爱过的男人和女人们。

我看罗管教有些犹豫,就站起来,“哗啦哗啦”拖着铁镣子来到铁门小窗口前。我小声对罗管教说:“我的遗书里有些故事情节,你明白吗,是我的个人感情经历。我写完你拿去发,也可以署你的名,当然了,稿费全归你。”

罗管教很认真地说:“不,景老师,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进来前我多次听过你的课,生动极了,说实话我们一些年轻人挺崇拜你的,我们都说你是大陆的柏杨。我为你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感到可惜……你知道,监狱里是不许随便给犯人东西的,特别像你这种犯人。不过,稿纸和笔我想办法办到,我不是为了钱,我就是想知道一个有名的哲学家死前的思想状态。我,豁上了……你等着。”

娃娃脸消失了,小窗口关上了。

10分钟后,小窗口再次打开了,罗管教将一本稿纸和笔送到我的手里。

我感激地朝那张娃娃脸点点头,把稿纸放在膝盖上,准备写遗书了。

一提起笔来,心绪茫茫,如同苍茫的宇宙一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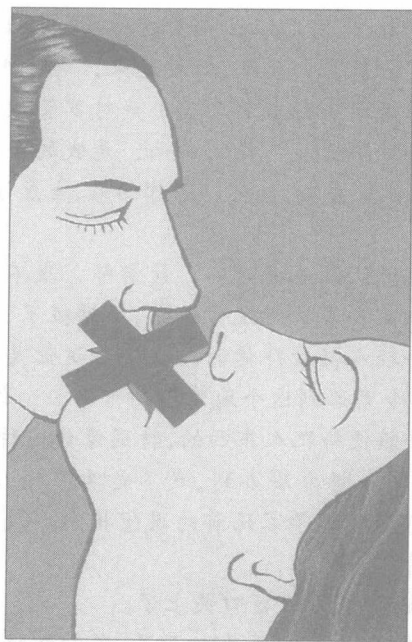


时没有边际,没有着落。

从哪儿开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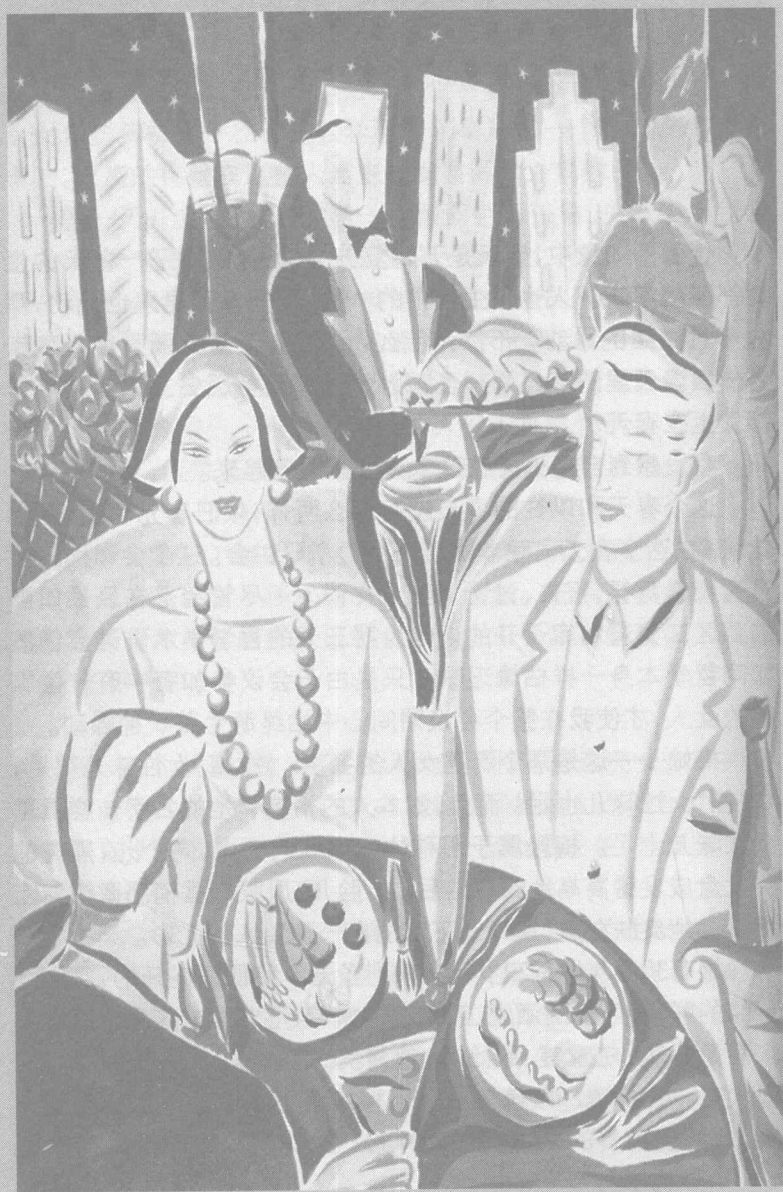
当然,还得从那个明媚的春天,从那次哲学界群英荟萃的会议,从见到梅娘这个漂亮的女人开始……

不
想
浪
漫



目 录

前 章 /	1
引 子 /	1
第 1 章 /	1
第 2 章 /	37
第 3 章 /	65
第 4 章 /	85
第 5 章 /	93
第 6 章 /	132
第 7 章 /	174
第 8 章 /	188
第 9 章 /	202
第 10 章 /	229
第 11 章 /	272
第 12 章 /	296
第 13 章 /	312
第 14 章 /	343
第 15 章 /	363



第 1 章

在我的印象中，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沉闷了一冬天的生物都躁动起来。人也是生物中的一种，所以春天里人也躁动，那是一种情绪的躁动。不然为什么人们在春天里要张罗着搞春游为什么春天里的节日那样多？为什么那么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春天？

我没想到自己也会在这个春天里躁动起来。

这个春天和以往的春天没有什么两样，依旧春光明媚，万物吐绿。在这个春天里我参加了一个哲学研讨会。这个会和别的会没有什么两样，报告、讨论、宴会、交谈……尽管会是在风景如画的郊区二龙湾水库召开的，但为期三天的哲学学术研讨会仍然如同哲学本身一样枯燥乏味。只是由于会议参加者中有一位漂亮的女人，才使我在整个会议期间心中始终萌生着一种躁动。

梅娘——这是那个漂亮女人的名字。姓“梅”女性味儿很足，名“娘”女性味儿也足。而且，她本人的相貌和她的名字一样更是女人味儿十足。梅娘属于那种体态丰满的女人，高个儿，黑亮的头发盘成发髻高高地耸在脑后。方脸儿，凤眼和眉梢都微微向上吊着。她皮肤白嫩，浑身上下流溢出一种照人的光彩。

她有30岁？或者29岁？女人到了这年龄便像盛开的野百合，茎绿的鲜翠、叶黄的洒脱、瓣儿红的娇艳、芯儿黑的庄重。都说女人有娇艳美、庄重美、原始美、浪漫美、病态美、清秀美、古典美、现代美、文静美、泼辣美……但梅娘都不属于上述这些类型的美，她属于高贵的美，高贵的如同公主，高贵的气质使她像刚刚



跃出的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在你的世界中产生辉煌，让你非常想多看两眼可又不敢多看。

哲学界本来就是个枯燥乏味的世界，从事哲学研究的男男女女们仿佛被干干巴巴的哲学吸干了华彩，一个个都是瘪瘪卡卡的，漂亮的梅娘在这些人当中越发显得鹤立鸡群了。

第一天开会，梅娘是穿着一件藏蓝色背带裙、夹着小皮包走进会场的，乍眼看她像个走进课堂的女大学生。当时我就觉得眼前一亮，心里掠过一种清爽和愉悦，宛如酷热的夏天里飘来一阵清爽的风。活了40年，我见过的漂亮女人也不少，还没见过像梅娘这样气质高贵的女人。从第一天起，整个会议期间我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梅娘……当然是用一种人们不易察觉的预光。或者把话说明了，我总是在暗中偷偷地看梅娘。我感到看她也是一种享受。

我想接触一下梅娘，但接触不上。这不仅因为男人总是在漂亮女人面前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心虚与胆怯。还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年龄这种身份的男人接触女人应该有个正当的理由，“名正言顺”方好行事。

行什么事？

我一时也说不清，但我意识到自己和这个漂亮女人之间将要发生点什么。至少我自己内心里希望和她发生点什么。但是，因为一直没有接触上，我和梅娘之间什么也没发生，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三天会议很快就过去了，最后还有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就散会明天就各奔东西。我心里有些焦急，我把希望放在最后的晚餐上。我知道散会前的宴会一般都很正规，餐桌上都要摆台牌，固定参加会议人员应该就餐的位置。所以，在晚餐开席前我一个人偷偷溜进了餐厅。我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和梅娘接触的机会。

餐厅里摆台已经结束了，盘杯晶莹，刀叉闪烁，瓶盖林立，冷



拼华彩，被叠成花样的白色餐巾，在透明的高脚杯里翘起高傲的尾巴，好一派开席前的灿烂辉煌。在各餐桌上都摆着台牌，用金色字体恭恭敬敬地写着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那些台牌便仿佛有了生命，安静地等着它所代表的那个男人或者女人的到来。

我在餐厅里找着。我发现所有餐桌上的台牌都是男女交叉混合的，这和前几年大不一样。前几年宴会时总是把男人和女人分开，男人一桌女人一桌，现在……我便又有些感慨：会议组织者这样安排当然是因为“男女混杂，喝酒不乏”，“男女搭配，喝酒不醉”。中国人哪，也终于敢于公开正视和承认异性之间的吸引力，并能合理地利用人的这一本性来制造一种更加和谐、更加诱人的氛围了。

“这个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实在，
这个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明白，
这也是人生跳也跳不完的舞台……”

餐厅里回荡着那英带有野味儿的歌声。

我先在2号餐桌上找到了自己的台牌，又在4号餐桌上找到了梅娘的台牌，我深情地抚摸着台牌上梅娘的名字，仿佛抚摸着那个漂亮女人。我左右看看，餐厅里没有人，服务员都在厨房里忙活。透过餐厅尽头大落地玻璃窗，可以看见群山环绕中的二龙湾水库像镶嵌在翡翠中的一面镜子，在春日血红的夕阳下，闪着粼粼的波光。餐厅外面，那些准备参加晚宴的红男绿女们正三五一群，用谈论社会谈论自己谈论别人来消耗开席前的这段时光。

我把梅娘的台牌拿到4号桌，紧挨写着“景清”字样的台牌放好。再把原来2号桌挨着“景清”台牌的那个台牌挪到4号桌，摆在原来放梅娘台牌的地方。



长嘘一口气。

那一刻，我体验到了小偷的心境——害怕但又愉悦。

难怪小偷的“偷”字和愉悦的“愉”字都有一个共同的“俞”字旁，也许前人在造字时就已经有了这种既害怕又愉悦的体验。

我的行动也是一种偷。我偷偷地耍了个小计谋，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最后晚餐上，偷偷地给自己创造一个接触漂亮女人的愉悦的机会。

我对自己说：景清看来你真的要和梅娘之间发生点什么了。

是什么呢？反正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但绝对不是正常的友谊，因为所有正常的友谊都用不着偷偷摸摸的。

也许是爱情？

已婚的男人难道还可以产生新的爱情吗？

我想起十几年前和妻子恋爱时，在花前月下山盟海誓地说过，“人生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现在怎么突然就产生了第二次？

我说不清。

但我马上又进行了一番逻辑推理：既然这种感情产生了，就是人的一种需要——需要是客观存在——客观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哲学家萨特是这样说的。

那么，男人和女人之间产生第二次爱情也是合理的啦？

我为自己的一系列推理感到心惊肉跳。这是不是在为自己的不轨行为寻找理论根据？是不是为自己良心的不安添加平衡的砝码？

同时，我也隐隐约约意识到，我对梅娘的这种朦朦胧胧的感情更可能是一种欲望，是人天性的对美好事物追求和占有的欲望。

在刚刚换好了台牌那一刻，我还想起妻子素馨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对男人来说，40岁是危险的年龄……”



我理解素馨这话的意思，男人40便熟透了，像西班牙斗牛场上的公牛，生命力最强，吸引力最强，表现欲最强，占有欲也最强。

欲？

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当梅娘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后，我就经常想到欲？

是自己变得下流了吗？

还是梅娘的漂亮诱惑我变得下流了？

不不！都不是！

我在心里又进一步为自己辩解：按照哲学的观点，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人体本身就是一种物质。人体这种物质的自身需要产生了欲，人的一切行动不过是在完成欲的需要。譬如，吃饭是为了满足食欲，追求异性是为了满足性欲，当官是为了满足权力欲，写作是为了满足发表欲……这一切都是正常现象。但是，偏偏没有人愿意大大方方地承认欲，人们总是用高尚的字眼儿来掩盖欲望。于是就说，吃饭是为了生活，追求异性是为了崇高的爱情，当官是为人民服务，写作是为了繁荣一种事业……如此等等。

那么，你敢大胆地承认自己对梅娘有那种欲的要求吗？我问自己。

但我回答不上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

我抬起头来，在餐厅墙上茶色大镜子里看到了自己。那是一副成熟男子的形象，依然高大魁梧，只是稍稍有些发福，正是这种发福使我有中年人特有的翩翩风度。我的脸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即保留着年轻时的光泽，又显现出中年人的成熟。头发少了，微微向后背着梳，恰好露出学者式饱满的额头……我向镜子走近了一些，就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目光的深邃，下颏的坦荡，嘴角的阅历，两腮的坚毅。“男人四十一支花”，这说的不



错,我从自己的形象上又一次体验到素馨说的“男人40是危险的年龄”那句话的含义了。

正在自我欣赏时,餐厅大门开了,石心繁走了进来。这位二龙湾水库招待所所长是我的老同学,也是这次会议的生活负责人。那一刻我紧张了,担心石心繁看到我刚才的偷换台牌行为。但石心繁似乎没有注意我在干什么,他只看了一眼准备好的餐厅,然后回身朝门外招呼一下。

“喂,开饭了!”

餐厅外面早已等得不耐烦的红男绿女们便嘻嘻哈哈地涌进了餐厅。

我赶紧坐到2号桌自己的位置上,等着梅娘的到来。

她来了。梅娘是在几个男人的簇拥下走进餐厅的。今天她换了一件明黄色水洗纱衣裙,鲜鲜亮亮的,越发剔透飘逸,高贵的像位皇后。

有人说过,现在的会议开的好不好,主要看业余文化生活安排的怎么样?所以,会议真正的中心人物往往不是在台上口若悬河的领导者,而是活跃在业余文化生活中的佼佼者。从这个角度看,梅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整个会议期间的宴会呀,舞会哇,游湖啦,她都是中心人物。大胆一些的男人形影不离地追随着她,胆小一些的男人躲在一边用目光追随着她,连女人们也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她。

梅娘是整个会议的皇后。

现在,这位皇后走进餐厅了,有两个男人殷勤地为她找台牌。她自己也在找。就在梅娘寻找的目光搜寻到2号桌时,我不失时机地朝她招招手,又指指自己身边那个座位。梅娘马上明白了,撇下那几个男人,来到我身边坐下了。

我看到陪她的那两个男人明显流露出失望的目光。

我却很愉快。为刚才梅娘能马上明白我的意思。她为什么明

